

古籍飞上天

何诚斌

周末看到一群孩子在湖畔放风筝，脑子里立即有了儿时琐忆。天空的维度发生改变，多种影像重叠，以至于到了晚上，一只只风筝出现于梦境，遨游天空，突然变成一页页印着汉字的纸，它们自动编列、聚集，然后组成一部线装书。书面上有两个醒目的大字：论语。

这些年，我一直想买一本宣纸印刷的《论语》，送给儿时的伙伴宁虎。可是，却不知道他生活在哪。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星期天，他随父母进城，离开了小镇，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40多年过去，每当看到放风筝的少年，那奔跑的身影一闪就变成了宁虎的样子。

我们奔跑在河床上，奔跑在湖滩上，奔跑在彼此睽隔天涯的记忆时空里……

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哥哥学会了扎风筝。镇上孩子都会扎风筝。宁虎本不是镇上孩子，因全家下放落户小镇。没有人愿意教宁虎扎风筝。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宁虎的爸爸妈妈不为宁虎扎一只风筝，或主动出面请别人替宁虎扎一只风筝？

一开始，我也不愿教宁虎扎风筝。有一天，我扎好风筝的龙骨，却找不到薄薄的草纸，正在发愁，宁虎走过来对我说：“我家有纸……”说罢，他跑回家了。一会儿，他拿来一本厚厚的掂在手上却并不沉的线装书。我并不知道这是宣纸印刷的古籍。我问宁虎：“《论语》写什么？”宁虎没有回答，而是说：“这本书没用，我爸每次看，都被我妈夺下来，不许他看，说越看越使人无用。我妈撕了不少书生炉子呢。”

用宣纸扎的风筝，飞得又高又稳。我一边放线，一边奔跑。宁虎跟在我身后奔跑。收回风筝后，我交给宁虎，由他尝试。他高兴不已，又非常紧张。宁虎拉着风筝线奔跑，我跟在他身后。宁虎收风筝时，动作不娴熟，没能根据风向掌控风筝下行的速度，结果风筝缠上一棵柳树。他用力一拽，风筝破了。

宁虎跟我学会了扎风筝。我们用《论语》的纸粘贴的风筝，飞行速度和高度都超过镇上所有的风筝，包括那些高年级学生的风筝。大家终于发现他们的风筝，跟我和宁虎的风筝材质区别于纸的不同。于是，他们也想得到这种纸，却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宁虎统一了说法：是从供销社的旁边捡来的。有个念初二的男生，眼尖，他从宁虎的风筝上看到了一排字，于是取笑道：“你爸爸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老九！”初中生判断力就是比我们小学生强，他竟然将这事上升了一个层

面：宁虎爸爸藏有反动书籍。

我和宁虎坚持说，书是捡来的。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宁虎鬼哭狼嚎的哭叫。他爸爸从来不打他，可这一次，竟然一边怒骂一边鞭打他。宁虎的妈妈也骂着宁虎，兼或骂骂宁虎的爸爸。我估计全镇一半人，得知了宁家“训子事件”，但没人前往探听究竟，或者阻止凶狠的家暴。

我敏感到，宁虎为什么挨打。我溜出屋子，来到宁虎家的后门，轻轻一推门，门开了。他们仨突然发现我，都愣住了，声音戛然而止。我说：“宁伯伯，我和宁虎扎风筝的纸，的确是捡来的。”宁虎爸爸困惑地看着我，半天嘴巴动了一下，不知道想说什么。宁虎妈妈说：“真的是捡的？那我们家的那本……”宁虎连忙说：“不是你用它点火生炉子了嘛！”宁虎妈妈似乎恍然大悟，说：“是的，是的，我用它生炉子了。”

这一夜的风波，终于在我的干预下平静了。我长大后，才想明白我当年“机智”表现，尽管本意只是让宁虎少受皮鞭之苦，但实际达到的效果却是将宁虎的父母从恐惧的深渊拉了出来。从此，两位从遥远城市下放到镇上的知识分子，一见到我就用他们的方言，客客气气地问好。我请教学习上的问题，他们也乐于回答。

我和宁虎决定共同扎一只大风筝。竹篾、芦苇秆和细铁丝这些材料都有了，只缺纸。那本《论语》，剩下几张残页，不够糊一只大风筝。看着扎好的龙骨骨架，我俩一筹莫展。哥哥取笑我：“这只老鹰飞不上天了。”

我问宁虎：“怎么办？拆了扎只小风筝？”宁虎摇了摇头。他悄悄对我说：“我家还有一本《论语》……我们要让《论语》飞上天！”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怎么可能……”宁虎回家了，返回时身上藏了一本书。跟上次那本线装书规格大小一样，纸张柔柔的，轻飘飘的。封面上写着：论语集注 朱熹。我惊讶不已，宁虎家到底有多少《论语》？我迟疑之时，宁虎已咬断装订线，将封面和封底撕了，然后小心地把双层对折的内文纸打开，铺平。我立马拿来糨糊，将纸粘贴到龙骨骨架上。我们不时念一念风筝上的文字，“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一次，没有引起镇上高年级学生及大人的警觉，也没有惊动宁虎的父母。我和宁虎的风筝，吸引了无数羡慕的目光。

多年之后，我熟读《论语》，觉得它一点也不深奥难懂，每一句都是那么灵动，如凌空飞翔的风筝。



晨色 汤青 摄

连枷声声

龙于水

当我努力地拂去覆盖在记忆上一层厚厚的浮尘，从往事的故纸堆中，像翻找一张旧唱片一样地翻出那块空出在乡村东头的打谷场时。刚刚理清的思路，仿佛还要经过一番精心细致的擦拭和清洗，方能见出它的真面目。然而，此时此刻，记忆的播放器响起的却并不是什么动听的京腔戏曲，也不是什么古老的歌谣或民间小调。而是一片“噼噼啪啪”的炸响，就仿佛唱片搁的时间久了，有些损坏所发出的一种类似如杂音似的声音。

然，非也。这是一片响在谷场上的连枷声——五月的村头在打麦。

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妇女劳力都集中到这里，她们或七八人，或十几人，在宽阔的场地上相对站成齐刷刷的两排，手中紧握的连枷，起起落落，井然有序地拍向铺开在场地上的麦子，用力地拍打着。那噼噼啪啪的响声很有连串性，就仿佛谁在村头场地上点燃了一挂长长的响鞭，一时间响个不停。那时人们的心目中还没有“打击乐”这个词，所以我在一篇诗文里把这响声说是“鼓给五月的掌声”。

打场的头天晚上，我曾看到母亲从木楼的架坊上取下那把包裹着一层厚厚扬尘的旧连枷。母亲将上面的灰尘一点一滴地清扫干净，把一些头年打场时弄坏的连枷骨取下来，重新换上新的。找来一些新麻皮搓成细绳，将其捆绑结实。再检查检查枷脑处可有什么损伤，枷柄是否还蛮扎。看看一切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后，这才放心地上床去休息。为第二天的打场养精蓄锐。

日头从东边的山岗上刚露出那张红扑扑的脸时，夜露还未完全从草叶上褪尽。打场的妇女们便早早地赶来，场地在这之前已被平整过，这些妇女们之所以这么早地赶来，因为先要对场地进行清扫除尘，除落叶和一些垃圾。刚走了一群雀鸟的叽喳，又加入进一群村妇的喧哗。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前来打场的又何止三个，三个三个还有出头的。能不热闹嘛？于是

东家长西家短的，张家咸李家淡的，南边城里北边乡间的……有的是扯不完的闲。那时我的母亲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分子，上工的女人们聚齐了。接下来是麦子聚会，它们头挨头脚挨脚挤挤挨挨的被捕满一场地。很安静，也很有序。只等日头当空，晒的那些饱满着颗粒的穗发出轻微的炸裂声时，这便预示打场的时间到了。别看这群没事时只知道嘻嘻哈哈的妇女们，一旦干起活来一个个都不含糊，手中连枷一握就如同士兵上战场一般认真严肃。这些用竹条编扎成的长而扁平的大“巴掌”，拍打起来既有力道又很响亮。它们整齐划一，起落有序。没有一个重叠，没有一个错乱。此时的麦场就如同战场，只有连枷的起落，只见人身的晃动和麦壳伴随着灰尘的飞扬。

那隔冬的播种，开春的施肥和除草，初夏时的保墒和防病虫害，仿佛都是在为这场击打蓄积力量。这力量被收割的镰刀消耗了部分，剩下的让一根草绳一股脑给捆成捆，一担担被挑进谷场垛成垛蓄积了起来。

就等开打的这一天。

一时间，寂静搭上那些被吓飞去的鸟儿们翅膀的便车，一起躲进了远处的树林里。把谷场上的空间暂时让给连枷的拍打，头顶上的太阳也仿佛被这枷声所振奋，那股子火辣劲一下子增强了许多，从打场人身上那被汗水浸湿的前胸贴着后背的衣服上不难看出，被晒干的地方显现出一圈白白的盐渍。

一片枷声算不上什么好听的鼓点，更不能成为乡村独特的打击乐被搬上银屏，或者被载入史册。它粗粝、炸裂，不属于动听的那种。好在进入到机器时代的今天，这些粗粝的声音已被厚厚的时间所掩盖。

我不知道我这被翻出的记忆的“老唱片”，此时是该继续地播放，还是要将其收起把它继续尘封起来。正踌躇间却听北宋人楼璩在吟：“持穗及此时，连枷声乱发。”

其时，这“乱发的枷声”，已只响在时光的深处，被现代化的机器声深深遮埋。